

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第一一三一號　原名：抗戰日報

社址：山西興縣

我軍解放中陽城時
四千群衆支援前綫

（新華社呂梁十五日電）「一切爲了全面抵抗的勝利」，中陽、臨縣、離石等縣廣大群衆，踴躍支援前綫。經常處於閻軍殘害中的中陽群衆，當聽到我軍攻城時，高興的說：「還可等到了。」僅在兩天之中，即有四千餘人趕赴前綫，其中擔任擔架和抬運雲梯、彈藥的三千餘民兵自衛隊，均在砲火中跟隨攻城部隊，逼近城垣，民兵們並搬運着四、五丈長，千餘斤重的十餘架雲梯。當十二日攻城部隊登上城頭時，南門外的民兵們，紛紛向縣武委會張主任提出：「我們也要上去繳頑軍的槍去。」由於他們的勇敢負責，全部傷員安適的被護送至醫院。同時，在部隊背後，也有千五百餘自衛隊，和成批的婦女小孩，把一擔一擔的糧草，運到預定的地點，供部隊食用。南川的一區人民，雖屢遭閻軍搶劫擄掠與秋收的重重災害，但他們仍以百數十石糧食，星夜送往糧站，並以肥羊百隻，慰勞戰士。十二日部隊繼續挺進時，城東立即成立趙兩壁糧站。從離石到中陽的公路上，一羣羣的牲口和馱捉搶糧的自衛隊，蜂湧而來。離石二、三區千餘人，七天中，即從一百三十里地以外的柳林、穆村等地，往返運輸了兩次糧食。在群衆的踴躍運送下，某糧站剛一成立，當天即送到糧麵近二萬斤、猪羊肉七百九十斤、菜蔬四千斤。該站六個同志忙碌到深夜，交糧送草者仍絡繹不絕，該站負責同志興奮的告訴記者：「我軍有這樣成千成萬的群衆熱烈支援，我們全面抵抗的勝利是會更快到來的。」（馬明）

我軍某部
擊退竄犯河曲朱匪
斃傷四十餘，戰果正清查中

（新華社二分區十六日電）朱五美匪軍四百餘，於十一日乘黃河冰凍，渡河竄犯我離河曲城三十里之樓子營、大峪及辛家坪一帶。我某部聞訊趕到，在羅圈堡至辛家坪山上與匪軍展開激戰，匪軍不支，一部三百餘倉慌逃回河西，一部百餘竄至樓子營據子頑抗，被我斃傷四十餘名，殘部於十三日狼狽竄回河西，戰果在清查中。（源）

忻縣城周民兵武工隊
一連三次打退搶糧敵
群衆未受損失捐白麵羊肉慰勞

（本報訊）活動於忻縣城附近的民兵、武工隊，於上月十二日到十五日三次打退了忻縣城出來搶糧的閻頑軍。十二日閻頑警察大隊和「治村」人員三十餘人，出動到某村搶糧，被我民兵基幹隊和武工隊的麻雀戰，打得敵人弄不清情況，逃回城去。十三日頑軍五十餘人，帶了一挺機槍，五十多支步槍，又到該村，我民兵基幹隊便分股打擊敵人，敵人沒有搶到一粒糧食便逃走了。十五日，頑軍又糾合了「警察隊」、「特務隊」、「治村」人員共一百六十多人，帶機槍四挺、大車四十餘輛、民伕五十餘人，再次到該村一帶，企圖大搶一次，我民兵基幹隊配合×中隊首先主動向敵進攻，打垮了敵人山上的警戒部隊，敵見勢不好，慌忙逃回，我民兵基幹隊即衝進村去，打死頑軍一人，俘頑軍五人，繳獲大車十四輛，牛十二頭、騾二頭。這三次群衆沒受損失，非常高興，自動捐出白麵羊肉二十多斤，慰勞有功的民兵。

臨縣群衆發起慰勞
向呂梁前綫子弟兵致謝

（本報訊）中陽收復的消息，由電話傳到臨縣後，群衆興奮若狂，紛紛慶祝：「把靠臨縣近的一個釘子拔掉了。」這時逃走永和大寧隰縣，獨縣留西南廣大地區的民兵參戰隊首批返回，他們沿途被群衆包圍着，詢問閻錫山統治區情況。群衆並發起慰勞呂梁前綫我子弟兵，向他們致謝。僅六區在第二天就運送三百五十六斤豬肉、一百二十五斤粉條、三十斤掛麵，及十萬本幣的菜蔬到前方。接着是另一個區的四太車肥猪肉也向前方輸送。趕車的人，用力地揮擊着牛背，催牛快走。臉上露着笑容。（行）

綏南我地方兵團
襲擊毛不浪俘敵二十餘

（新華社綏蒙十五日電）我綏南地方兵團一部於十日晚襲擊涼城新堂西北之毛不浪據點，駐守該地之傅頑軍二十五名，有三名被我擊斃，其餘大隊長以下二十二人全部被我生俘，繳長短槍二十四枝，子彈八百多發，戰馬二匹。又我游擊隊騎兵於二日在蠻子灘（大同豐鎮間）南破壞鐵路一段。

二分區貿易機關
協助群衆解決冬衣困難
～提高米價、壓低布價，採購棉花工具，幫助開展紡織～

（新華社臨門訊）二分區貿易機關人員，在學習中初步檢討了貿易政策中的群衆觀點問題，並確定協助二分區人民解決穿衣問題爲今後主要業務。貿易機關川口（五寨東北二十里）商店過去看利鼠，十月間見小販們每個布換兩石莜麥，也用一個東布（平山布）換老百姓的一石九斗莜麥，當時每個東布市價只兩萬二千元，但莜麥價每斗值一千八百元，平均每個布取利一萬元左右。經領導上數次指出及檢討了貿易工作的群衆觀點後，現每個布只換九斗莜麥。爲了幫助群衆解決冬衣及穩定物價，將布價壓至二萬元一疋，莜麥提高到二千五百元一斗；群衆見一個布只要過去一半的食糧購買，許多沒準備下食糧買的，就用山藥蛋換布，亦同樣公平折合換給。該貿易機關附設之客店雖然每月能獲利三十萬元，在檢討後亦決定歇業，除可以少用僱員與打雜各一個外，還可抽一個人加强機關保管，一個人跑外進行群衆貿易業務。會計等人也可把力量放在大的業務上。據上刊載二分區有的貧苦群衆的大閨女沒褲子穿的消息，深深打動了每個同志，他們在東秀莊及川口兩地所作農村購買力調查的結果，也說明了每戶貧農每年穿布佔其全收入三分之一，從這些事實中，大家都認爲眞正爲人民服務，一定要把利看輕，集中力量幫助人民發展紡織，解決農民穿衣問題。現他們已派人到晉察冀阜平一帶，準備盡量購回紡織工具及採購棉花十萬斤以上，加上各縣貿易機關存花六萬餘斤，及新買到之生花二萬餘斤，幫助民間紡織的發展。同時決定一方面有計劃的發放棉花，先發存花，生花準備從保德僱人到五寨及各地貿易機關商店彈好後再發，同時教會願學的群衆；另一方面確定好壞紗都收，好紗每斤發工資小米一斗，爲獎勵初學的紡婦，壞紗亦以紡婦不吃虧的價格收購，另由五寨、三岔、義井、東秀莊四處商店彙開織布機，一面把壞紗織成帶子口袋，一面推廣紡織技術。除織布機未購備外，其他皆在進行中。（原）

瓦爾加著文預料
美國經濟危機之到來
至遲不過一九四八年

（新華社延安十七日電）十一月二十七日，蘇聯科學院研究員瓦爾加在「眞理報」著文說：「當美國從來不曾經歷過的也許是最大的「興隆」正盛的時候，對於新的經濟恐慌正在逼近的估價，在資本主義世界中，迅速地增長了。

這種提法是完全有理由的，曾在戰爭中作戰過的一切資本主義國家，除了美國和加拿大，從戰爭中走出來時，都比戰前貧窮的多了，英國已喪失了她在國內和國外的國民財富的約百分之二十五；德國已喪失了她的約二分之一的財富，在歐洲各國中，生產量只相當於戰前水準的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六十，這種百分數的高低，視戰爭破壞的程度而定，因此生產量比最嚴重的恐慌期間更少得多。

美國和被蹂躪過的歐洲大陸，適成對照，她從戰爭中說額而出時，財富增加了。

一九四六年，美國的工業生產比一九三八年超過百分之九十，因此已達到「興隆」的水準，戰時美國生產比一九三九年增加一倍以上。生產方面這樣的增加，使美國不僅能夠滿足戰爭的要求，而且也夠滿足民衆的需要。另外，美國還積了頗大的財富。投資在新創的工廠與船舶方面，美國進入戰爭比別的國家遲些，在一九四四年以前，她沒有把任何大的兵力投入戰鬥，美國領土在戰爭期間沒有受到任何損失，這一事實，也是具有極大重要性的。

由於戰爭對美國及加拿大的影響，跟戰爭對歐洲及遠東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影響是完全兩樣的，現在就正像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時期，資本主義並不是經歷着整齊劃一的經濟情況，在美國是直到「興隆」，而在曾經打過仗的別的國家中，經濟情況的改善卻十分緩慢，生產還停留於恐慌時期所特有的低度水準上。

但是，就連美國的「興隆」也不是正常的。美國儘管「興隆」，還有二百五十萬失業工人和一百五十萬復員士兵，依然依靠政府給他們的津貼過活。一九四六年工資水準比一九四三年減少三分之一以上，由於物價飛漲，工人的實際工資日益減少，取消一切物價的管制，勢必引起物價更進一步的飛漲，並且引起形成消費者大多數的工人、職員和政府公務員購買力的相應的減少，這就是加速目前「興隆」局面的完結，並加速新經濟恐慌的到來。

三件事實指示出，在美國，這種恐慌正在逼近：第一，商品的存貨正在增加。據商務部統計的資料，工業方面以及批發和零售商方面的商品存貨的價值，已增加十億美元，商業部聲明存貨這樣增加，「對於今後經濟的發展充滿了確實無疑的威脅。」

第二，原料的現貨交換價格，十月份銳減。瓊斯氏的原料價格指數，在過去一週內表現爲一九三三年以來空前的慘跌。

第三，工業股票的行情，在今年五月半到九月半，均在迅速低落，紐約證券交易所登記的股票總值，已從八百四十億跌落到六百五十億元。經驗昭示我們，行情方面股票的跌價，往往開始於經濟恐慌到來之前約十二個月到十八個月的時候，因爲金融家頭政治的消息靈通的大亨們，開始拋出工業股票了。

所有這一切證明，預料美國在最近的將來（大概不會遲於一九四八年，也許還要早些），就會發生一種新的經濟恐慌。

他如鉅額的軍費，對他國的大宗借款，曠日持久的罷工，這些因素，也只能把恐慌拖延相當時日罷了。在美國行將逼近的經濟恐慌，將必然地大大影響到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中的情況，美國的恐慌，必將使在戰爭國家中成爲勞動人民的沉重負擔的戰後復興工作受到一種嚴重的打擊。恐慌造成的破壞性的影響，大概不會容許這些國家達成經濟的繁榮的。

國際和平醫院總院啟事

[illegible]

興二區區上設專人

負責檢查推動各村冬學

發現兩種不同教學方法，介紹好的經驗，糾正不好的作法。

（興縣訊）二區今年的冬學工作，經全體區村幹部深刻檢討後，認識到去年對冬學重視不夠，沒有很好加強領導，群眾在政治上文化上雖較有提高，但比之經濟上的翻身相差較遠；特別是個別偏僻村莊，群眾覺悟更差，在文化上甚至有全村沒有一個識字的，對開展工作有很大障礙。今年對冬學領導，全體區村幹部共同負責，幹部担任教員，區上並設一專人領導，經常到各村檢查推動，根據最近檢查，全區已開辦冬學四十三處（其中有十七處是群眾自己請教員開辦的，教員均經過區上審查）。在教學方法上，大體上有兩種：一種是較好的，冬學與工作結合的。高家村在進行公糧與解決土地問題時，冬學即進行通盤、解決土地的教育，胡家溝在解決土地中，冬學就教育大家絕不能侵犯中農土地的道理，通過冬學群眾思想提高，照顧了中農利益，烈抗屬都得到最好的水旱平地；在解決土地問題後，進行翻身教育與時事教育，說明過去受封建地主壓迫不能翻身和今天在[illegible]政權下得到土地。最後連繫到反動派要進攻邊區，如何保衛已得土地？在這樣教育下，民兵加參了偏僻動員，高家村即有十一個得到土地的貧苦農民、退伍軍人，自動報名參加民兵。另一種作法是沒有和工作結合的。石佛子村冬學教員找幹部商議開辦冬學，幹部說：「現在就土地改革，我們顧不上，等幾天再辦吧。」騾子村冬學教員回去，村裏的公糧、土地等工作還未開始，教員就開始動員群眾上冬學，當時群眾聽到其他村已開始搞公糧土地工作，關心「咱村怎搞了？」但教員沒有根據群眾要求出發，却上了「想想過去，看看現在」，「尊重幹部，加强團結」二課，照書本講了一回，群眾不感興趣就不來了；教員認為「村裏沒工作，沒個結合上的，快不用搞了，等工作來了再辦吧。」蔡家塔中隊長把民兵工作和冬學分開，他說：「咱讓民兵工作要單獨開啦，不和他們冬學所決土地在一塊搞。」發現這些問題後，區冬委會即發出指示，介紹高家村、胡家溝的經驗，推動各村冬學。騾子村經區幹部具體幫助後，冬學現已搞起來，幹部民兵全部都上冬學。原來沒開始冬學的楊家坡，也搞起來了，冬學和民兵冬訓結合的很好，民兵早上練兵，晚上上冬學。（白振卷、劉升選）

八角堡女冬學分編小組

以紡婦為中心輪迴上課

（神池訊）八角堡的婦女冬學，去年全堡在一起，婦女們只去了一兩次，以後因為天氣冷，穿的衣服又單薄，有遠處的，來回得跑一里多路，你來她不來。今年有了過去的經驗，改進了冬學方法。全堡共六個閭，兩個閭組成一個婦女輪迴冬學小組，以紡婦為中心，每組有二三十個婦女，每三日輪迴上一次課，內容按照上課者的需要，以識字、唸紡織消息、講解自衛戰爭為主。大家坐在一起，有說有笑，一致認為今年的冬學不錯。輪到一組上冬學時，還有他組的婦女參加，互相觀摩。（新世勝）

興縣官莊村民兵

互相提意見幫助進步

（興縣訊）四區官莊行政村，過去民兵教育很差。常家溝有四個民兵，但中隊長兩年當中沒去過，史家吉一個民兵只保存一個地雷，不知參加民兵幹什麼。這次配合公糧土地工作進行整頓。各自然村民兵開會檢討，連來工作學時事，一晚上查出九個沒有作崗哨報告的人，民兵誰也不知道。這一點使大家認清防奸工作的重要，便都上了冬學聽時事並檢查戶口。杏花角民兵檢討時，大家給小隊長王善有提意見：「敵人殺了你母親和兄弟，你不努力工作不報仇行不行？」善有哭了，決心好好領導。討論中有人提出：「要積極工作就要脫離群眾，要不脫離群眾就得當個老好人。」善有就說：「做不好工作是咱民兵作風不對。」就比方說奴見，你自己賭錢還捉別人，群眾能擁護？」李奴見和臆成都分了地，大家問道：「如果反動派來，還地保得住嗎？」他們說：「只要學好埋雷投彈，誰也不怕！」現在村中十一個民兵都上了冬學，每天下午練武。（張口外、賀好樹）

靜樂沿汾河各村

數百民兵大練兵

翟家曲民兵練習攻碉堡

（靜樂訊）沿汾河八個行政村數百餘民兵，普遍展開埋雷、投彈、射擊，利用地形為主的技術訓練；從婁家至古交八十里沿岸，在寒風凜冽中，民兵緊張的練兵，不管白天黑夜，哨兵都嚴守着哨位。翟家曲民兵在打好外時，練習攻碉堡，該村原有二十三名民兵，現發展為三十八名。在時事學習中，大家認識提高了，民兵郝石柱說：「一個敵人來時，誰也看不起我，新敵人來我實下十幾垧地，開的有吃有穿，我要好好的學技術，保衛得到的東西。」（郝毛存等）

水磨灘民兵集訓

幹部帶頭反省

新老民兵互相檢討

（興縣訊）水磨灘行政村集訓民兵五天，參加民兵和分小隊長共五十七人，集訓內容為時事學習與檢討思想作風。清早起來集體到樹林裏解決受訓期間口號，回來就讀報，上午開檢討會，下午練習技術。在大家討論中，檢討出領導上幾個偏向，個別民兵脫離群眾，中隊長孫多則首先反省，因去年到北鎮參觀，親自看到隊伍打了許多勝仗，回來就產生麻痺思想：「賀師長在咱興縣，不怕！」因此對工作放棄領導，對民兵只使用不教育，這次做[illegible]工作也沒盡到責任；[illegible]家溝分隊長裴有樂也檢討到因太平觀念，對[illegible]，[illegible]分隊長反省自己[illegible]，庫門子引起群眾不滿。在新舊民兵中，也進行檢討，新民兵提出，舊民兵不幫助，大家對他們只使用不教育，因不大[illegible]有四個青年民兵，因民兵[illegible]不了解受訓意義，舊民兵王猫[illegible]就說：「你們去就去，不去就擱！」互相斷都進行了自我批評，主觀則承認了錯誤，大家並決定過去和群眾關係不好的，回去要向群眾檢討改正。該村在實驗公糧中，新發展十八名民兵，集訓期間又發展二十三名。今後要與開展訓練，小隊按自然村具體情形經常訓練，分隊半月集訓一次，行政村至過年時集訓兩次。各村並要整理武器，健全偵哨，繼續發展民兵，着手組織民兵基幹隊。（尹生光、張自學、孫多則）

五寨四區幹部

開始重視紡織工作

（五寨訊）四區紡織發展遲緩，全區只有十三架織布機，紡織只限於少數村子。在這次區村幹部會上進行了檢討，主要原因是領導上還沒重視這個工作，紡織工作常給別的工作擠掉。發展紡織的方針也不明確，不從救濟群眾自行解決問題着手，一切都是公家包辦。如[illegible]子的紡車、織機都是[illegible]合作社買的，棉花也是[illegible]貸給的。這樣就使紡織產生了依靠公家的思想，對工具不愛惜，[illegible]，就停止了。[illegible]大部只是[illegible]口頭上宣傳，沒有二十多個身體力行，進行男女幹部只有二三個幹部的家屬紡綫，所以群眾說：「男人也不紡，女幹部也不相信，幹部不自己領導更是不夠，大部單由女幹部來做，而以紡織總是忽冷忽熱。」對今後的紡織意見，大家認為紡織必須發動群眾，從進行算賬家數育和動員幹部家屬紡織開始，來轉變過去單純依靠公家的思想；真正貫徹民辦公助的方針。在紡織領導上必須要有專門男幹部負責，幫助解決原料和修理工具，以及推銷成品，使紡織能保持經常性。（尹世奇）

小女子紡織養家

交城南關村貧農郝保貴的女孩郝翻開，今年十三歲，靠紡織幫助全家解決了衣食困難。她家沒吃的，去年春天向鄰居借了九口袋穀，全家六口人，都是穿的破爛，兩個小女孩常年是貧着身子蹲在家裏，一入冬就都出不了門，炕上沒鋪的席子，也沒有一床被子。

去年區婦女幹部到該村發動組織紡織，她母親認為紡織不如拐底子、做針綫、挽苦菜能解決問題，不願意參加紡織；女幹部宋振華同志給她算細賬，說明紡織的有利，並要長期打算，才勉強的參加了，借給她參加合作社領了半斤棉花，紡成綫子後[illegible]，按頭等紗收下，並教她紡經綫辦法，累借累紡，累紡累還，加上她的用心，不久就成了紡綫巧手，能紡真正的頭等紗。在合作社換了七尺小布，縫補了自己的破衣服，從此紡織更積極起來了，夏秋兩季每天能紡五兩多，三天紡一斤，淨賺棉花九兩；做織經過兩個半月，賺得[illegible]了一塊席子，新縫三套單衣。去年共紡過七十餘斤綫子，換下了十丈小布、七斗黑豆，一年沒有吃饑，還補足她爹[illegible]料的花費，冬天全家又穿上新棉衣。

今年正月間，她和她爹共同定了紡綫的計劃，她爹要多種地，並滿口答應說：「你好好紡綫，[illegible]」今年紡出八十斤綫[illegible]

[illegible]

邊區救濟分會

募捐舊棉衣救濟缺衣群眾

首批舊棉衣已分發岢嵐等縣

（本報訊）邊區救濟分會為救濟各地缺乏棉衣群眾，曾向各級機關團體發起募捐舊棉衣、鞋襪運動。日前救濟分會已將由邊區一級機關捐到之棉衣六百二十一件、單衣四百一十五件、毛皮衣十件以及被褥鞋襪等分發岢嵐、靜樂、嵐縣、興縣救濟貧寒無衣群眾。現邊區一級各機關團體仍在繼續捐送中，該會俟再集中一批後，另發放其他縣份，同時各分區、縣亦在開始募捐運動，這一點預定將解決許多貧苦無衣群眾之困難，以渡過寒冬。（家行）

靜樂曹家掌打山小組

打山解決全家穿衣

（靜樂訊）曹家掌打山手白如、李甲辰等五人，組織打山小組。從十一月十六日起，半月內打死二十餘隻狐子、一條狼，平均每張狐子[illegible]布三丈，共換六十三丈，每人分十三丈多，解決了全家的穿衣問題。現在仍在繼續打中，計劃於臘月半結束時，所賺之利可以解決明年的口糧。（李俊德）

行署工作團在關河口賣布

八折優待抗屬貧民

（偏關訊）上月廿八日，行署工作團在關河口賣布，按照價八折售予抗屬及貧苦農民，解決穿衣困難。全村七十八戶，有三十九戶得到幫助，內八戶抗屬、十戶[illegible]老家貧，免費發了[illegible]。民兵們說：「去年咱們[illegible]，今年穿好衣服，還要把河防守住，不讓[illegible]」（白炳元、張虎高）

家庭像連隊

弟兄如士戰

——軍區警衛一連歡迎新戰士——

（本報訊）軍區警衛一連指戰員以極大的愉快歡迎三十五位新戰士。老戰士李維弟親切地說：「我們聽到你們要來，早就盼望上了，真和見了一母同胞幾年未見的兄弟一樣。」戰士們紛紛捐贈衣物送給新戰士，晚上又拿出自己的被子給新戰士蓋。在歡迎會上，指導員王俊同志講話後，五位新戰士講了話，宇海多說：「蔣介石和美國反動派，要從咱們老百姓身上搶，還要進攻咱們的救星毛主席住的地方，我們就堅決參軍，不打垮蔣閻軍，我們是不回家的。」何登金說：他家從祖上到現在有了二十多垧地，上升為中農，有吃有穿，這全憑毛主席。這次蔣介石要進攻延安，所以我就堅決參軍，保衛毛主席。連裏過去有幾個戰士有和平幻想，想調動工作或回家，自上次聽了賀司令員報告及這次歡迎新戰士後，這些同志已根本改變了過去的錯誤想法，並且寫了反省日記，努力學習和練兵，決心和反動派幹到底！（楊樺）

我將敝院留醫辦法公佈於下，希各界注意：
一、因本院房舍、床位有限，暫定僅收須手術及特殊治療之傷病，如係慢性病號或不需住院療養之輕病，則希本……免佔治床位。……好不帶入員馬匹。
二、……因病舍及藥料供給困難，休養員入院……
其他時間除急症外，概不接診。
……年十二月九日
王……李……

沭陽前綫我軍反擊
殲滅進犯蔣軍三千餘

（新華社華中十六日電）新四軍華中野戰軍前綫指揮部頃發佈關於宿遷東北地區之第一號戰鬥公報稱：蔣介石對蘇北解放區之新進攻，已在宿遷以東以北運沭兩河間之地區展開。由徐州蔣記綏靖公署副主任吳奇偉指揮之蔣軍整十一師之十一旅與十八旅，六十九師之六十旅，廿六師之十一旅，五十七師之暫三旅等五個旅及僞軍孫逆良誠部，共約五萬之衆，以奪取沭陽城新安鎮（隴海路東段中心）爲目標，於十二日開始大舉東渡運河，分三路向東北出犯，與其向漣水魯南之進攻相呼應，而圖挽救業挺（鹽城縣）城前失敗之頹勢。我軍於十四日開始反擊，至十六日拂曉，已殲滅進犯蔣軍整十一師一個團全部，另一個團大部，六十九師某團一部，及一個營又八個連，共斃俘蔣軍三千餘名，繳獲山砲五門、迫擊砲三門、重機槍三十餘挺。

予蔣軍鉗擊大名企圖以嚴重打擊
我軍反擊平漢路安湯段
斃傷俘蔣僞七百餘

（新華社太行十四日電）太行八路軍於十日晚在平漢路安（陽）湯（陰）段進行自衛反擊，激戰一晝夜，收復湯陰城西之西鮮樓、河口、大湖村等地，計生俘蔣介石收編的僞軍孫殿英部副團長以下五百餘人，斃傷二百四十餘人，繳獲迫擊砲一門、輕重機槍二十九挺、步槍三百六十餘枝。是役，對侵佔湯豐內黃蔣軍東西鉗擊大名企圖予以嚴重打擊。又十一日晚，郟縣附近八路軍殲滅進犯蔣軍保安團一個中隊四十餘人。

（新華社太岳十五日電）（遲到）絳（縣）翼（曲）之役中，繼四日蔣軍一個排在戰場上投誠之後，被困於翼曲西北四十里石頭圪塔之蔣軍一六三團三連一百一十人，在連長率領下，於六日下午向我投誠，攜來迫擊砲一門、輕重機槍九挺、步槍五十餘枝、砲彈二十餘發。

海門被抓壯丁之家屬
向蔣縣府索子索夫

（新華社華中十六日電）江蘇國民黨當局在南通、海門、啟明蔣佔區內大肆抽抓壯丁，已被抽押去四千四百餘名，激起該縣人民激烈反抗。南通某保先後抽丁四次，每次按倍增加，第一次四人，第二次八人，而十六人，而三十二人。近南通縣當局又限每鄉攤派十五至廿名「自願兵」，致南通大批青年逃入解放區，其中有一百人且組織小游擊隊，進行武裝鬥爭。南通如皋縣游擊隊自十月間，更挺進丁堰林梓等蔣佔據點附近，進行保丁鬥爭，將丁堰北四門六條大街數十個碉堡悉數破壞，對喊抓壯丁當子的「還鄉團」則一動就打，嚇得他們不敢動彈。海門蔣佔區且爆發「索夫索子」運動，十月十六日海門城東北二里及西北二里的兩戶人家，因治喪，親鄰聚合甚衆，蔣區公所得悉，即派「自衛隊」分往捕捉壯丁，當引起全場反抗，後又調來警察隊鎮壓，二百餘青年全被抓去，頓時老頭婦孺大喊大哭，狀極悽慘。翌日，各家屬二百餘人，自發集合，手持竹竿，上扯白布，湧到蔣縣府附近，冒着蔣軍機槍刺刀，向縣衙猛撲，敲打大門，帶哭帶喊：「還我們兒子！」「還我們丈夫！」「還我們阿哥阿弟！」被關在裏面的壯丁也同聲大哭，見者莫不心酸淚下，倍增對蔣當局痛恨，直到天黑，一百餘老弱婦孺始回，普遍的「索夫索子」運動正在各地醞釀發展中。

（新華社延安十六日電）據十一月二十四日文匯報載：「讀者投書」中，揭露浦東川沙、奉賢等縣不斷發生抓丁慘劇，引起人民反抗。川沙一農夫王云林新婚第二天晚上十二時，被縣府武裝包圍捉去，新娘自縊身死，另一農夫王志金正在結婚之際，突來縣府徵兵人員及「清鄉隊」，將王綑綁而去。川城東南陸家宅深夜十一時被縣府武裝包圍抓丁，×家五個兒子全被拖去，一家只一獨子，亦被抓去。川城東北吳家宅有幾家人家，青壯年大多在上海工作，縣方即將他們家屬婦孺十數人捉去，以作人質。參警某保被抽去壯丁六名，第二天早上男女老幼牽兒帶女到縣府去請願，請願無結果後，許多婦女老小集體包圍鄉公所，向鄉長要她們的丈夫兒子。

蔣軍官兵厭戰
畏懼我軍民威力
害怕調過黃河作戰

（新華社晉冀魯豫十六日電）上月廿一日，八路軍繳到的蔣軍文件中，夾有蔣嫡系第五軍九十六師二六六團團長項榮濱寄其妻家信。信內稱：「昨天情緒特別不寧靜，煩悶，不知道能否再見到你們。這個戰爭真是殘酷極了，那發動戰爭的應遭天譴。信說有些性急的太太們想到這裏前方來，也許你們認爲駐了這麼多軍隊還怕什麼了？老百姓就是民兵，你們不知道這地方危險極點，所以你無論怎樣焦急，千萬存不得來的念頭。我們又要走了，要過河去，雖然誰也不願過黃河，但那又有什麼辦法呢？只過了黃河，大家有希望不要開進太行山了。」按這次進犯豫北的蔣軍，大部是南方人，軍中普遍流傳着：「願南走一千，不願北走一磚」的歌謠。十一師某團在開始北調時，兩天內即跑掉了百餘士兵。駐集戰鬥時，美械第五軍八八六團六連每天即跑三個到五個官兵，一仗下來，二百零四個人跑剩了四十多個。該連晚間不敢行軍，有一天晚上行軍，聽見狼叫，大家都跑亂了，一個排長帶着一個排一直沒有歸隊。

尚克東武工隊威震膠濟西段
撲滅「蔣總災」瘟疫
章邱一帶老弱婦孺都願意做他的嚮導

（新華社山東十六日電）章邱民主縣政府公安局偵察股長尚克東所率的武工隊，威震膠濟西段，蔣軍懸賞一百萬，活捉尚克東，但尚克東照舊活動於章邱鄒平一帶，連老弱婦孺也都樂於嚮導他去撲滅「蔣總災」的瘟疫。棱莊鎮的蔣家保長李植賓、李道傳殘殺擄掠，當地人民恨之入骨，尚局長在一天黃昏，率隊員，由一婦女帶領，假裝查戶口，去會見保長，當蔣家政府的全部人員齊集辦公室時，尚局長向隊員老張施個眼色，隨即請所有的人坐下，他說：「我們對一般認識不清的人是寬大的，但那些經一再教育而仍不改悔的可不放鬆。……」說完之後，立起向旁一閃，站在門外的老張拔來了匣子槍對着李道傳的頭「砰」的一聲，鄭保伕未及喊出聲，就倒了下去。一次，蔣軍摸入尚克東的住宅，尚局長拿着匣子槍往外衝，蔣軍懾於他平日的威名，驚慌失措，嚇得手榴彈沒拉火線就擲出去。在尚局長機智的領導下，章邱鄒平一帶數百多村莊的民主政權仍屹立如故。

「雙十二」訪問張學思將軍

楊　展

「雙十二」十週年紀念日，記者走訪張學良將軍之弟東北政委會副主席張學思將軍。張將軍說：西安事變發生後，我正在南京中央軍校裏，國民黨就把我扣押起來。抗戰以後，爲了恢復愛國無罪的張楊兩將軍的自由，張學思將軍曾奔走於京滬港等地，東北軍吳克仁、于學忠、劉多荃等將領及東北耆老如劉哲、莫德惠、王樹常、萬福麟等亦都寫信給蔣介石，要求釋放，但亦均遭拒絕，連家屬送點衣服等物都遭禁止。一九三七年七月廿日，在浙江溪口山中見過一次張學良將軍，這是十年來僅有的一次會晤，當時張將軍住在中國旅行社，周圍有二十多個特務監視，附近駐紮有一營憲兵，兄弟見面談話，爲特務監視。張學良將軍只迫切表示「要求出來抗日」。張將軍對蔣介石以瓦解分散編遣改換番號等手段消滅東北軍極爲憤慨，張以東北軍六十七軍吳克仁部爲例，該軍曾在上海作戰時掩護中央軍撤退，犧牲慘重，但蔣介石並不給他恢復建制，以致該軍就此消滅。張自稱：今天能打回老家來，是由於中國共產黨扶植東北人民子弟兵的結果。他最後號召東北人民加強團結，加緊戰鬥，粉碎蔣介石的進攻。

杜魯門是什麼人？
儼然蔣內戰的最高統帥
連頒勳章給屠殺中國人民的劊子手

（新華社延安十七日電）新華社記者對杜魯門頒給杜聿明勳章一事評稱：杜魯門以美國總統的地位，「崇高獎勵」這批殘殺中國人民的屠夫，只證明英國輿論所稱：「杜魯門是指揮蔣介石集團進行內戰的最高統帥」的話是完全確切。按據天津益世報載：中央社瀋陽三日訊：東北蔣介石的主要將領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副長官鄭洞國、參謀長趙家驤及軍長孫立人、廖耀湘、趙公武、石覺，近曾榮獲杜魯門總統所頒予之「自由勳章」，業由杜聿明帶瀋。在此前，蔣介石的國防部長白崇禧、參謀總長陳誠亦曾獲得杜魯門頒給的所謂「自由勳章」。

三打蔣家汽艇

黎　洪

在東台與鹽城之間，由南到北的是串場河，由東到西是丁溪河，丁溪鎮恰好在兩條河的交叉點上，新四軍某部某某連在這兒扼守。

「轟！轟！轟！」蔣軍以兩隻巨型汽艇沿串場河北犯，灰白色的鋼板在閃爍發出刺目的光，艇上架着一挺美式飛機使用的重機槍，汽艇的四個門都關着，艇頂上站着一堆蔣軍，他們滿以爲只要汽艇靠岸，就可以大搖大擺走上來。就在這當兒，某連的機槍叫了，火力包圍住艇面的蔣軍，只見一個個像餃子似的落下河去，屍體隨水飄流而去。兩隻汽艇馬上作一百八十度大轉彎，逃竄而去。

蔣軍學了個乖，當汽艇第二次來時，士兵都躲在艙裏，三個圓鋼堅架的，只開了屁股上一個門，而艇頭上的機槍卻吐着火舌，他們企圖在火力掩護下偷上岸來。汽艇漸漸靠近了，艇身在蝸牛似的往前移動的時候，岸上某連的七八挺機槍即來汽艇轉身時，從他屁股的後門打過去，蔣軍總算沒有落下河來，汽艇就載着滿艇的屍體又狼狽而歸。

蔣軍又學了個乖，汽艇第三次來時，把所有的門都緊閉了，他們想子彈是打不穿鋼板的，我四軍一定沒有辦法了，於是先用大炮機槍向我陣地亂轟了一陣，然後用很快的速度駛過來，二百米達了，一百米達了，岸上卻鴉雀無聲，到五十米達時，出其不意的「轟」的一下，砲彈打了正中，一隻巨型汽艇的尾巴上立即起火，蔣軍哇哇的叫着，汽艇的半截沉到水裏去了。

戰士們看着水裏冒出來的烟，勝利的笑了。

蔣記中央各部會公務員
要求蔣介石調整待遇

（新華社延安十六日電）據中央社十三日電訊透露：最近爆發的蔣記中央各部會公務員空前的大規模請願運動，係「由於物價高漲，氣候嚴寒，已無法溫飽」。蔣政府自八月份調整公務員薪資一次後，迄今不聞不問，故全體公務員共具請願書，一致簽名，已送交蔣介石，要求調整待遇。

蔣家資委會所屬天津工廠
全體工人要求增資

（新華社延安十五日電）與上海廠大工人掀起要求年終分紅之工潮同時，蔣政府資源委員會所屬在天津的大工廠三十三個單位全體工人，於本月初聯合向廠方要求增加工資，以維持生活，但廠方加以拒絕，工潮在繼續中。據七日天津益世報透露：蔣記軍政各方對此次工潮極爲注意，現正藉口「防止影響地方治安」，對事件之發展加以「嚴密監視」。

蔣管區拾零

△天津市自去年至本年九月末，交通上共發生傷人事件二四八起，死一三〇名，傷二三三名，其中美軍及蔣軍傷人血案達一四八起。

△蔣美商約簽訂後，美某大輪船公司預定於今年年底，派遣卅多艘輪船經常航行華北、華中、華南以及南洋各埠。此舉已引起華商以至英商航業界的驚慌。

△美輪船八十七艘已啓程來華，滿載消費品，最早一批十五日可到，京滬工商界非常恐慌，担心舊歷年關過不下去。

△十一月二十八、九兩天，上海凍死流丐、難民一百七十餘名。

△在蔣政府「取締」攤販中，上海攤販日見增多，他們大都是各鄉鎮逃避抓丁而來上海者，因無法生活，都靠擺攤維持日子。

△蔣記經濟部所屬之中紡公司第七廠貨棧，於十月二十五日清晨一時被七人搶劫去八百疋細布。搶劫者[illegible]工頭搬布走到門外停放之兩小卡車上，前後歷時五小時之久，六時始去。

△蔣軍士兵於「增薪」後每月只得一萬元法幣，十一月三十日北平米價每斤七百元，如此，蔣軍士兵一月薪餉只合米十三斤多。

△蔣軍十一戰區規定「徵兵」三萬四千人，限期已過，但還差二萬二千人。

副刊

不消滅反動派心不甘

（記戰士袁命兒的回憶）

汪洋

袁命兒是六支隊八連的一個戰士，面孔黑紅，身體怪結實。一年前他參軍時，還是個乾猴，現在卻變得這樣強壯，而又勇敢。

提起袁命兒的過去，他就咬牙切齒，痛恨萬分地說：「別翻老了的底子，一挖窮根我心就恨！就痛！」但是，氣憤一過，他又開始講述他的痛苦經歷說：「我祖上一直住在保德南泉村，幾代都是替老財攬工放羊過活，到我爹才辛苦地置下了二十垧地，幾畝好水地，家裏的生活算是過好了，但是，那可惡的地主眼紅了，他們想盡方法，勾引我爹去賭錢，他們「拉黑牛」，騙我父親上了當，輸了十元白洋，債主天天逼上門討債，沒辦法借了老財的錢，二十垧地押給了老財，月利五分的債，不幾年就利比本大，二十垧地眼望着就這樣送走了。那時我才九歲，生活沒法過，祇好替地主放羊，一早就要爬山坡、跳山溝，羊放出了坡才能吃飯，心裏餓得發慌，也不敢說。一年四季，就是一套羊皮衣服，冬天毛朝裏，夏天毛朝外，又是蝨子又是跳蚤，咬得全身都爛了，向主人要幾個工錢，還要挨罵挨揍。記得我們放羊孩子，編着歌唱：「放羊人兒苦，夏天陽婆曬，冬天凍的受不抵，羊羣吃不飽，掌櫃的罵死你。」十三歲的時候又到岢嵐崖頭給人家拉兔子、放牛，過年他們吃的是油糕粉條湯，咱吃的是糠窩窩。一次放牛不小心，吃了一把莊稼，回去脊背上就挨了三皮鞭，又酸又痛，還不敢喘氣，就在這一年，我堂兄被傅作義抓去當兵，在偏關病重，我叔叫我爹去接他，臨走時叔還安慰我爹說：「放心去接，咱替你管家裏的生活！」可是他一根柴一顆米都沒給，還拐去了我家水田二垧。爹回來時，我娘已病倒，急得他向叔叔討粮，他狗日的臉一橫，嘴一歪說：「小子呀！粮是咱動彈得來的，你要借可容易，把你的水田一齊押上，孩子替我管羊。」就這末一氣，我爹就氣死了。母親更受罪，沒吃沒穿，前襟屁股後露肉，常常嘆氣流淚。

「新政權成立後，叫勞苦農民減租清算，逼地主欠我的工資全算回來了，押出去的地也歸還了，鄰居幫我們開荒耕田，村公所借給我糧食，我一家三口勞動生產，生活漸漸過美了。新政權幫我們翻的身，我一輩子也忘不了毛主席！」

「哼！反動派要消滅共產黨，要我們過舊日子，再叫財主踩在腳底下，喘不過氣，我可不讓他。我現在是八連的戰士，我要革命到底，不消滅反動派不甘心。」

歡送會上

（後勤參戰一頁）

項軍

當蔣介石進攻延安的消息傳來以後，同志們個個都是憤激而又激動，鬧着要去參戰，打垮反動派。昨天的時事討論會上，就有十四個同志報了名。負傷回來成了殘廢的張廷祿同志，也堅決地要求重上前線。青年女護士羅力周同志爭着要求去前線作戰場救護工作。張步武同志在會上沒有得到發言的機會，一散會就忙着寫請求書，要求參戰。

為了後方工作需要人，組織上給要求的同志們進行了耐心的解釋。決定第一批讓七個同志參戰。第二天的上午，舉行了一個偉大的歡送會。大家是多麼羨慕和興奮啊！

在熱烈的掌聲中，七個參戰的同志走上了台，坐在一排，胸前戴着范部長親自給掛上的大紅花，他們的臉個個興奮得比花還紅。

張步武同志是一個體格魁偉，身經百戰的勇士，不久以前才跟王震將軍勝利突圍歸來，今天又重上前線了。他站起來走到台邊，激動地對大家說：「為解除人民的痛苦，為犧牲了的同志報仇，為在抗日勝利後不再受美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奴役，我要重上前線，奮勇殺敵，保衛家鄉，保衛老百姓，保衛延安，保衛毛主席！」

劉軍同志，從小就死了爹，媽又改嫁了，他跟着爺爺討飯過活，十一歲時參加了革命，今天已是十八歲的強壯小夥子了。他洋洋得意地摸着胸前的花，天真地說：「我入伍時是個「小鬼」，吃政府給的飯，穿公家給的衣，現在「小鬼」已長成了「大鬼」啦，「小鬼」還沒打過敵人，今天我要去前線，為革命出一份力，不消滅反動派不回來！」

第三個發言的是溫雲潮同志，原是陝西某工廠的木工，因為一次回家結婚，被閻兵抓去當了兵，吃的是豬狗不如的飯，過的是牛馬不如的兵營生活。一次，他肚裏餓得發慌，在馬房偷吃了一些馬料，被班長發現審打了一頓，第二天又罰他當眾立正，看着別人吃，他忍不住失聲痛哭了一頓，同伴們也暗地心傷，嚥不下飯。他恨反動派，才從榆林偷跑來到了八路軍。他擦乾兩眼，握着兩拳向同志們怒吼的說：「我要報仇，我要報仇，我要打死那些狼心狗肺的強盜！要用自己的經歷去教育俘虜，讓他們掉轉槍口，打垮蔣介石反動派。」

「小八路」——紀慶麟同志（同志們給他起的稱號）也是在八路軍裏長大的，可是別看他年紀小，懂得道理卻不少，又肯幹，氣魄很大呢！他最後走上台去，對我們慨慨而談：「今天我們要和同志們分別，要到前方去，和後方的同志來個革命的競賽吧！請你們以後聽我們勝利的消息吧！我們走後，工作更加重在後方同志們的身上了。但是，我們在前方，一定要以實際行動來酬謝大家。」「小八路」的話，代表七個參戰勇士的心。在熱烈的掌聲中，歡送的同志對他們說：「你們先去，後方工作有我們做，一個人頂兩個，如果需要，我們第二批、第三批緊跟着就來。」

編者短簡

請寫你這一年的回顧

讀者同志們：

一九四六年快過去了，這一年，在中國革命，在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歷程上，是非常偉大的一年；在我們每一個革命戰士的修養和鍛鍊上也是很值得紀念的一年。我們前方的同志在英勇自衛的戰場上，新解放區的工作同志在轟轟烈烈的羣眾運動中，內地區的工作同志，後方的機關、工廠、學校的同志們；或在生產中，或在各個工作崗位上，或在學習中，都是很緊張的渡過了這一年。在這一年中，我們每一個無論新老同志，在與帝國主義封建勢力鬥爭中，在與我們思想中的種種非無產階級思想鬥爭中間，使我們在政治上、思想上都大大的提高了一步，這都是很寶貴的革命經驗，我們每一個同志自己回憶起來是很親切很具體的。所以當今年過年的時候，我們提議發起一個回顧的寫作運動，把你在這一年中認為最有意義的事情寫出來，大者像對黨的政策路綫的體會、工作中的經驗等等；小的關於個人日常生活學習，聯系到思想的改造，階級覺悟的提高；有多的多寫，少的就少寫。但均請注意要通過事實，要具體，要揀最重要的有特點的事情來寫，不要太長，寫的越精鍊越簡要越好。我們相信它一定是很豐富的，對於我們的互相學習一定有很好的幫助。我們希望大家自己寫作之外，更有一些熱心的同志還多多幫助不會寫作的戰士和一切勤務人員們，記下他們的感想和意見。這樣的稿件，在新曆年和舊曆年前後，我們準備以較多篇幅儘量刊登。

大漢奸袁懷德伏法

（五寨人民公審漢奸大會記）

白尙武

罪大惡極的大漢奸袁懷德，一出現於受審台旁，羣眾中即發出切齒的痛恨、咒罵、怒吼，震撼山谷。

控訴開始了，東關郭成玉老漢頭一個走上台去，他憤怒沉痛的說：「袁懷德！你過去仗着你日本主子的威，你的話我們不敢高聲說句，今天我要高聲的叫你大漢奸袁懷德！你給敵人當合作社長，害的我們老百姓一年三百六十天，連飯也吃不上，你把我們的血汗吸乾了，今天要用你的血來償還！」

賈照林從人羣中擠着走上台去，頭一句就問：「大漢奸袁懷德，你認得我嗎？」袁懷德低聲的說：「我不認得你。」「媽的，你不認得我，我就是賈制的兒子賈照林！我父親六十幾的老人了，你狗日的硬說他通「匪」，幫助日本鬼子把我爹拉住殺了，你們連屍首也不叫我領，要叫狗吃，我偷着半夜裏領回來，你又叫日本鬼子出佈告抓我殺我，我才跑了。今天讓我殺你狗日的！」說着就上去打了一個耳光。台下羣眾齊聲喊叫：「打的好！打的好！」

農會秘書高七毛走上台去，哽咽的說道：「我今天特別高興，然而我又傷心的很！大漢奸袁懷德殺死我們好多親愛的同胞呵！這兩天我仔細的回憶和盤算了一下，袁懷德殺死我們的同胞和同志總在一百以上！很多熟人的面孔，被害的慘情形，都在我的腦子裏轉來轉去。當漢奸袁懷德每次幫敵人殺死我們同志的時候，我心裏就說：「你狗日的遲早總不得好死！」今天要把你的肉切碎，也還不了我們一百多個同志的血債！今天我們要報仇雪恨！」羣眾跟着他怒吼起來：「我們要報仇雪恨啊！」

大漢奸袁懷德的罪惡是數不清，說不完的，他自民國二十九年投降了敵人，成為日寇的一條忠實走狗，敵人把他由偽助理員提為偽縣合作社社長，六年中他敲詐五寨人民的糧食在四百頓（一頓大約合一百七八十斤）以上，被他逼死的老百姓無數，由四莊的許多老漢就是被他活活逼死的，他殺害了一百以上的幹部與羣眾。日寇投降後，他逃跑到寧武城裏，依仗漢奸閻錫山，他還在寧武組織偽「五寨縣政府」，繼續搶劫與壓迫人民。這是一個罪大惡極，罪在不赦的大漢奸。

控訴的人羣中，發出嚴懲大漢奸袁懷德的壯嚴呼聲，李縣長接受人民的正義要求，宣判了袁逆的死刑，當場執行槍斃。羣眾多年的冤仇，得到了伸雪！

軍閥「四夠兩不夠」

糧捐無度，窮個管夠，
修築工事，受個管夠，
板子軍棍，挨個管夠，
打起仗來，死個管夠。
糧和軍餉，鞋襪不夠，
天天開差，人數不夠。

（王愛民）

打垮蔣美反動派

神府沙峁鎮十四歲男學生劉壯民

蔣介石決心要打內戰，美國的帝國主義者幫助他飛機大砲來屠殺中國人民，美國要把中國變成他的殖民地，由他來中國駐軍隊，由他來開銀行，由他來開工廠。

蔣介石想當兒皇帝，現在蔣介石的軍隊美國化了，把美國反動派當他的乾爸爸。

蔣介石和他的乾爸爸咱們是不怕的，全中國人民，美國人民都反對他，咱們的軍隊民兵和老百姓，一齊團結起來，打垮美國反動派和蔣介石賣國賊的進攻，是一定不成問題的。

自衛戰爭錄談會 22

打垮美蔣的力量在咱老百姓

（記忻縣勞英韓初生的意見）

我是個老農民，沒有唸過書，可是憑我多年的經驗，看透了蔣介石這一年裏面所要的陰謀鬼計，我認為蔣介石和美帝國主義已經下了決心，要消滅咱們解放區，因為咱們共產黨和全國老百姓不讓他賣國，所以他把咱們當成死對頭。我說蔣介石是在做夢哩！究竟誰消滅誰，我看不在吹牛，不在於武器好壞！而是要看老百姓擁護誰，這是最要緊的。我們村離鐵道不過二里地，閻軍一來，老百姓就跑光了，連雞狗也帶跑了，可是咱們的隊伍一到，情形就完全兩樣了。有一天晚上，一個區幹部到了我們村，男女老小都圍上來問長問短，親的像自家親兄弟一樣，一個十五歲的青年着急的說：「這兩天敵人很恐慌，今晚咱們就去打吧！我帶路，我知道灰鬼們住在那搭。」那後生活像在街上受了欺負的孩子，哭回家去告訴他親娘老子替他報仇一樣的。咱們老百姓和八路軍，比親娘老子還親哩。所以不管美國和蔣介石怎樣搞鬼，咱老百姓擁護八路軍，八路軍保護老百姓，軍民一家，咱們一定要勝利。八年抗戰咱不是把日本鬼子打敗了嗎？

我有五個兒子，大兒子參加了咱們八路軍，在前方打仗，二兒子我已經送到了區小隊，帶領民兵，每天和敵人搏鬥，保衛家鄉，三兒才十四歲，不能擔負前線工作，可是他自動參加了遊擊組，每天忙着學扔手榴彈，埋地雷，連飯也顧不得吃。四兒五兒年紀太小，每天站崗放哨，從前回到家裏還幫他媽媽燒火做飯。有一次五兒向他媽媽說：「媽媽！我燒火，你做飯，你趕快做好鞋給我大哥送去，叫他多殺幾個頑固軍。」我聽了好高興！

這就是咱解放區老百姓的力量，這力量是無底的，要多少有多少，憑着它，蔣介石再長上幾個腦袋也要把他打得稀巴爛！（高茂林記）

晉綏邊區行政公署通知

財審字第一號　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八日